

「醫生到這邊就好了嗎？」前座開車的男子擔心的說著，透過後照鏡看著那件原本是純白的醫師袍染上了塊塊紅漬。

「恩，我自己走回去，謝謝你。」

提前打了通電話，自己預計應該會比他晚到，但回到診所前卻不見門口有等待的人。

傑夫曼走進回到診所，拖著受傷的左腿用很輕的步伐走進診間，脫去原本遮住傷口的白袍，拆下右臂上的繃紗布，獨自拿取藥包，打算重新消毒包紮。

外出支援發生點意外，手臂被利刃劃傷，深度清晰可見，好在劃口不長，但是自己無法治療，協助旅行團的情況下也不適合至普通醫院治療，所幸回到自己診所獨自處理。

金屬器具的碰撞聲迴盪在小小的診間裡。非慣用手處理著傷口，那嚴重的刀傷只能不斷加壓確保止血，無法獨自換擦消毒，隨手將手中鑷子丟回鐵盤中，一手壓著傷口等待著……

診所門忽然的被人急忙推開，大廳傳來一個人急促的腳步聲朝診間湊近，風衣與褲子摩擦的聲響因靠近越來越大聲。

一個穿著全身黑並背著相同黑色背包的男人朝傑夫曼靠近，黑衣人在接近時脫下手套亂扔於地上，他隨即蹲了下來且強硬的將傑夫曼加壓在傷口處的手撥開，並換上自己的雙手。

除了灰綠色的雙眼外的四官都被遮擋於防毒面具之後，連聲音都因面具的關係而有所不同。

「……柏格，我該怎麼幫你？」微顫的聲音在防毒面具後傳出。

吵雜的聲音在屋內響著，不意外直接闖進診間的人是誰，看著他粗魯的動作，最後聽到他的聲音才真的鬆了口氣，緩緩的道出口：「威特頓，需要你幫我縫合傷口。」

不斷滲著鮮血的手臂說不痛是騙人的，長時間處於疼痛的環境下痛感逐漸麻痺。

當威特頓把他的手撥開那刻，與看到傷口的那一刻，即便知道自己要照他所說的行動，他的內心還是對於現狀感到難以置信。

就算用盡任何方法看著他，知道他在哪，使自己不在他身邊，也不會讓他受到生命危險。

但他還是會受傷。

「教我吧……柏格。」單手解下防毒面具，以往帶著笑容的臉，現在充滿失落且難受。

聽到威特頓的說詞，臉上原本吃痛的表情，掛上一點微笑。

「旁邊那個，裡面有局部麻醉藥跟縫合線。」用另一手指了指放在桌上的未拆開的醫療包。

「麻醉藥打在傷口周圍，平均分散，……縫合針頭不要戳太深，淺淺的，穿過兩邊的皮膚後拉緊打結。」緩緩地將步驟順著腦中混亂的記憶敘述出來，平時已習慣的動作用說的反而不會表達。

抽回手站了起來，將醫療包拿到他們身旁拆開，照著傑夫曼所說的取出麻醉藥打在他傷口周圍，隨後取出那早已穿好的針線。

即便有傑夫曼所說的話與先前看著他為自己縫合時的動作，那時常拿著槍口對準他人的大掌，在此時微顫的像是那根針是什麼危險物品。

即便輕微扎進皮膚，血液依舊會從戳入點滲出，黑線交叉穿過傑夫曼手臂上的破口，在每次拉緊讓傷口上下貼合，最後結束於一個結。

威特頓在這期間反常的什麼話也沒說，將線剪斷後站起身將針放回醫療包內，拿起並站起身走回桌邊放著。

難得看到威特頓如此安靜專注反而很不習慣。

眼睛直盯著眼前的威特頓在整理東西，在這情況下傑夫曼真的想不到任何人，唯有威特頓的名字浮現在他腦裡，接通電話當下也毫不猶豫地直接趕來。

低頭看著手臂上的縫合處沒有說非常完美，但以第一次來說還行，「謝謝你。」傷口處理好後反而放鬆了。

傑夫曼的話語像一塊重石壓進了威特頓的心口上，威特頓背對著他，忍著自己那突如其來的氣憤，握緊雙拳壓向桌緣，他不希望自己的言語成為另一種利刃，在傑夫曼心上劃下創傷。

他一定會後悔的，而且是永遠。

「我到底該怎麼做才好……」威特頓細問著自己，然而他自己能用的、能做的都用上了。

「嗯？你做的很好……」傑夫曼頓時沒搞懂威特頓說的話，以為是反問自己傷勢的問題。

傑夫曼撐起身體，拖著步伐走至桌邊，拿起消毒水在威特頓面前晃了晃，「再來是考驗你包紮的技術了，……威特頓？」面前的人貌似沒有注意到自己。

聽見這些話，全像一根沒來由的細針輕挑著威特頓的底線。

他輕嘖一聲的推開桌上原本收拾好的醫療包與其他物品，隨即一手扣住傑夫曼的腰、另一手扣住他的後腦，連人帶物的整個壓上桌面。

兩人的面頰僅剩咫尺，在雙唇貼近的同時，他趁著傑夫曼想開口拒絕的嘴探入舌頭，深入糾纏著另一方的舌與掠奪對方嘴裡僅存不多的空氣。

因威特頓的動作驚嚇到，原本打算開口反應時，溫熱的唇已貼上，侵略性的索取著口中空氣，舌尖不斷勾纏著自己的舌。

這個吻才一會的時間頓時讓傑夫曼覺得時間過得很長。

口中僅剩的空氣逐漸減少，用未受傷的手抓上威特頓的黑色風衣，無力的推動著壓在自己身上的他。

診間內僅剩唇舌交纏的水聲，直到威特頓自己向後退一些才停下。

兩人的臉依舊近在咫尺，灰綠色雙眼目光如炬的直視著被自己壓於身下的他，像是隨時要將對方生吞活剝。

「.....」但下秒，威特頓不再有侵略動作，全身像卸了氣的皮球，將頭埋進傑夫曼胸前。

傑夫曼平時放任威特頓的所有動作，平時那些舉動只是他的擔心，直到剛才他越過到接吻，躺著桌上看著頂頭的電燈，輕咬著自己的唇。

伸手輕摸了摸那顆平時都梳理整齊的褐色頭髮，傑夫曼緩緩的開了口：「我該拿你怎麼辦.....」口氣中帶著無奈。

威特頓沒有抬起頭，肩膀輕微顫抖著，扣於腰間的手收的更緊了些，彷彿只要他一放手，傑夫曼會隨時消失一樣。

當一個人在自己心中的位置產生變化了的時候，就算只是一點不危急生命的小傷，都能令他心急如焚。

淚水終究奪眶而出，滴落在傑夫曼的深色毛衣上。

摸著頭的手感受到威特頓身體顫抖，手移至腰間輕推那收緊不放的手臂。

即使很小聲在這安靜的診間裡，傑夫曼沒有漏聽到從他身上傳來的啜泣聲。

「我們好好談談.....」

威特頓聽見聲音，才逐漸收回雙手，並再次伸手將他拉坐起來。

「抱歉。」威特頓向後退了一些，抬起灰綠色的雙眼看向傑夫曼，自顧自悲傷的情緒也已差不多收止。

傑夫曼看到威特頓起身後，便撐起身體坐在桌緣。

「你剛才.....」傑夫曼停下了接下來要說的話，思考要從哪一個地方談起來。

「嗯.....我們關係應該還沒到，呃情侶？還是.....欸.....」傑夫曼又再次陷入另一個兩人關係的說詞。

「算了，首先我是接受你對我說喜歡，但是，我一直覺得自己不能夠再去喜歡或是愛一個人，下意識會對每個人保持著距離.....，你呢，是唯一一個在那個距離邊遊走試探的人。」傑夫曼抬起眼盯上威特頓那雙灰綠色的雙眼。

「柏格.....」威特頓抬手摸摸自己的鼻子，雙手伸出並撐在靠近傑夫曼臀部兩側的桌緣。

「你說接受我的喜歡，但又不覺得喜歡或愛上我.....讓我、挺錯亂的.....」威特頓有些困惑的笑著，灰綠色雙眼也同樣看向他。

聽到威特頓說的話傑夫曼臉上揚起了微笑，「我只是害怕，害怕我喜歡的人又一次次什麼都沒說的就從我生命中離開。」

傑夫曼伸手摸上眼前的臉，用拇指輕撫過他的嘴唇，「我不想看到你跟那些人一樣什麼都不說的離開，不想讓你為了這些話說了什麼奇怪誓言，我希望你還是原本的你。」

威特頓先是以為自己聽錯了，但安靜的診間根本沒有其他聲音干擾，進入部隊後長期訓練左耳聽力，更不可能有聽錯或是沒聽見的問題。

「柏格.....」威特頓任由傑夫曼輕撫自己，更將臉貼近傑夫曼一些，說道：「我想你真的沒有體認到我之前說的話是甚麼意思。」

「我不是那些啞巴，我更不會說那些早已是事實的狗屁誓言，而且如果你希望我還是原本的我，那你更該害怕的會是接下來的我。」

聽完威特頓說的話傑夫曼真的笑了出來，那些自己剛說話的頓時變成一堆屁話，對他不應該把所有人都想的一樣，看的出來威特頓跟那些人不同。

「怎麼，害怕接下來的你是想更進一步？今天我可是傷患。」傑夫曼露出了平時的微笑，說出不變的事實，微撐起上半身，輕在他的雙唇落下一吻，不再是隔著手背，「這樣算是有回答你之前的答案了嗎，威特頓？」

「.....柏格，你很狡猾。」威特頓雖被傑夫曼的主動一吻而驚訝，但眼前人言語的挑釁他可沒當作沒聽見，灰綠色眼頓時變得銳利。

「這回答我接受，但你往後的日子可要小心了，柏格。」威特頓眯起灰綠色雙眼，壞笑的看向眼前的傑夫曼。

雙手拉起傑夫曼的雙腿扣上自己的腰部，再用手鏟起他的雙臀並將整個人貼向自己，將整個人帶離桌面，走向二樓。

「.....我本來還想自己如果太激進，有人就會退到我永遠接觸不到的地方，但沒想到這個人比我還急。」

趁傑夫曼被這動作只能貼近他胸口的同時，威特頓貼在傑夫曼的耳邊小聲說著：「動的只有我。」

被威特頓的動作嚇到，沒想到他會將自己直接抱起，離地的不真實只敢緊抱著眼前的人，才剛縫合好的手臂及腳上原本的傷拉扯到，吃痛的對威特頓說著：「嘶，放...放我下來！」

威特頓笑著看著前方，直到抵達臥室的床邊，才將他輕放於床邊。

「好了，我的好醫生，現在該換你好好躺著了。」威特頓再次站起身，又道：「我先去下面把地上收拾，等等再上來幫你包紮，可不能亂動啊！」

威特頓面向傑夫曼笑著，後退幾步後才轉身下樓。

傑夫曼往後倒躺在床上，也不管衣服乾不乾淨，會不會讓床單沾上血跡，現在他只想好好休息結束這荒謬的一天，意外受傷已經讓自己感到煩躁，一通電話過來的威特頓突然吻上自己，也終於好好面對威特頓說開了一切。

聽到樓下吵雜的聲音，大概只能交給明天的自己了，威特頓會好好整理吧。

- END -